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1.019

福山“历史终结论”证伪^①

张践明,马炯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近年来日益暴露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在理论上,自由理念与民主原则相冲突,自由民主理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自由民主制本身的内在矛盾使其难以成为历史的终点。在实践中,未来历史发展日趋多元,而非走向单一的终点,“历史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识形态之见已被多样发展的现实证伪。

关键词:福山;自由民主制;历史终结论;历史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1-0123-05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苏联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恰逢此时,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扮演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大佬形象,踌躇满志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必须破解“历史终结”的幻象,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驳斥历史终结论的谬误,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时代走向。

一 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不是历史的终点

二十几年前,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引人注目。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汇集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元素,这种秩序内不存在产生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秩序的内在矛盾,从人类政治制度建设和发展目标而言,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就是最完美的政治模式,此后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只要复制西方模式就可以尽善尽美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我们要强调的是,福山如果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历史终结,那么这一表达或许会得到我们的认同,它确实是私有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但遗憾的是,福山把自由民主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的历史终结形态当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终结点,这就与我们大相径庭了。历史不会停留在私有制这一经济形态上,与此对应的政治形态也不会停留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把这种产生、兴盛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说成是人类历史政治形态的终结,太过于武断。

“历史终结论”所秉持的唯一论据是“继往”的历史,而证伪该结论的却也是“继往开来”的历史。新的历史事实迫使福山不得不对自己的理论做出修改。自2012年,福山在《历史的未来》一文中提出建构“未来意识形态”的任务以来,他对自由民主制是否完美、自由民主制是否是首要的制度安排、在自由民主之外是否需要相应的制度制衡等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最终,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书中,福山实现了从“自由民主万能论”向更具弹性的“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三元顺序论的转变。这一新的意识形态表明,抽象的自由民主制最终仍需建立在现实的执政能力上,没有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先性,民主只是一种乌托邦。

一方面,福山显然也从自由民主制度内外实践的“检讨”之声中认识到了自由民主制的局限,由此,他日渐与美式民主制度划清界限,从自由民主的乌托邦中抽离并积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但

^① 收稿日期:2017-06-22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CX2015N189)

作者简介:张践明(1952-),男,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哲学研究。

另一方面,福山仍然摆脱不了其思维惯性,他的心底里依旧保留着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的期待和幻想,因此,他在2014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新版序中坚定地指出:“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即使在“国家、法治、民主问责制”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中,他也一再强调,没有对普遍历史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做出任何颠覆性变革,而只是从更“规范”意义上阐明了“历史走向终结”的顺序和结果而已。

然而,这种理论的转变实际上表明了福山的深层次意图:当自由民主信仰出现问题时,福山寄希望于与美式民主撇清关系,将问题归咎于载体国家与制度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以规避人们对于自由民主制本身的批评。因此,福山对于“历史终结论”形形色色、反反复复的说法始终保留了底线,那就是坚信自由民主制不会遭遇真正的危机,一心想让自由民主制终结人类历史。在抛弃了美国之后,福山选择了欧盟作为新的标杆,但欧洲债务危机以后,“欧盟”这一新的标杆也难以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完美载体了,福山随即又将目光投向了以英国和丹麦为典型的“威斯敏斯特体制”。然而,就连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自己也承认,英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欧盟一样“迟缓、官僚而又脆弱”。虽然福山不愿承认,但我们从历史终结标杆国家的自由民主招牌一而再再而三的损毁可知,民主失效国家虽然也存在诸如利益集团政治操作过度、否决型政体阻碍民主决策进程、国家能力没有及时跟进等问题,但是,导致民主失败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由民主制本身,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不是历史的终点。

首先,自由民主制不是唯一的最终政治制度。依据迈克尔·莱斯诺夫对20世纪哲学史的考察,自由民主制要终结历史,需满足三个条件:自由平等原则被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民主体现着自由平等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永远不会被超越^①。事实上,这些都难以实现。仅以中国为例,中国文明从来就不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民主原则之上的,且未来中国的发展亦不会攀附于西方意识形态政权。

福山在对“国家建构、法治、国家”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寻求例证时,也指出:中国作为“威权国家”,“虽然没有负责制的正式机制”,但仍然可以采取更迅速更果断的行动回应和满足人民的诉求,因而在体系上具有很大的现实吸引力^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都向世界表明:在西方自由民主制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在西方自由民主制之外,仍存在一些生命力旺盛的非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事实也证明,“世界上没有一种普世的体制,不止国家,每个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模式”^③。菲律宾、阿富汗等国都希望复制美国模式以实现向现代国家的成功转型,但最终大部分国家都以失败告终,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也都偏离了福山所设想的民主程序进程。因此说,自由民主制并不是唯一的终极政治制度,任何以单一模式独断地否定政治复杂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自由民主制绝不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制度,“自由”“民主”与“平等”原则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以赛亚·伯林早已指出,自由理念和民主理想之间至少在特定时候部分地相互冲突,为了使二者在现实中共存,就不得不作出妥协。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也是对自由和民主平等原则间的矛盾作出的调解。自由民主制在大多数国家获得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④对自由的限制促进了平等的最大化,而不平等又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实现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是该制度获得蓬勃生命力的源泉,但同时也是使其陷入系统性危机的导火索。在一种良性动态平衡中,二者相互促进,整个社会获得蓬勃发展。然而,二者之间的平衡与牵制非常微妙,当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绝对优势打破,那么自由与民主就不是相互叠加、相互促进,而是相互摧

①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83页。

②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347页。

③西式民主怎么了编写组:《西式民主怎么了II——西方人士评西方民主》,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④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导读第ix页。

毁、共同陨落。自由滋生怀疑、民主滋生反抗,可以说,当前美国、欧洲等国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就是因为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平衡被打破所致。

最后,自由民主理念和资本主义制度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正如韦伯指出,民主以权利平等的假设为前提,而逐利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从经济效率来看,资本的发展必定造成财富分配不均、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韦伯的先见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得到了验证。资本主义将基于自由民主理念的政治选举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基于金钱、权力“巧妙运作”的狂欢游戏;资本主义基于自由民主理念推行的国际民主进程实际上成为资本输出国豪取强夺、侵略他国的工具。资本主义制度遵循的始终是资本的逻辑,即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自由民主不过是安抚民意的口号、“绑架”他国经济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秩序中,自由民主平等之诸种理念被资本逻辑所压制,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日益被实质性地抽空,由此带来的恶果是越来越多人被遗弃在“边陲”地带,沦为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被排除者”,甚至是“赤裸的生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隐患。可以说,“‘历史终结’时代的当代世界内所出现的这轮极端伊斯兰化浪潮,恰恰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的一个后果”^①。

由此看来,不论福山如何小心翼翼地将民主转型失败的现象与自由民主制本身区别开来,强调自由民主制的优越性和“最不坏”的特性^②,自由民主制都难以关上历史之门。正如罗蒂精辟地指出,“民主制度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试验,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一种偶然的社会组织”^③,并不是历史必然的终点。

二 历史终结论的实质及其谬误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末,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陷于孤立,经济上陷入窘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较之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后适时调整国家政策,实现了科技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复兴的境况完全不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急需一种理论来表述资本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来反映他们对资本主义前途的乐观情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理论上总结了资本主义的空前胜利,用苏东事变的事实“证明”了自由民主理念的无可匹敌,适时地满足了西方政要和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需求。因而,文章发表后,便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迅速译为14种文字同时推向全球。

福山的不满足于用社会主义的失败来阐明资本主义的胜利,甚至寻求“跨历史的标准”为资本主义的唯一性和普世性提供理论证明。他援引黑格尔关于“历史最后目标”的唯心史观为历史现实的终结做出论证。在形而上学地继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抛开其辩证法的合理部分的基础上,他把西方自由民主制视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整体的最后形式”^④。福山认为,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已随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消失,人类社会的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整个社会的奠基性原则和制度不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未来唯一可选择的制度,未来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普遍化的历程。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众多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一样,实质是资产阶级学者从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将西方资本主义预设为整个社会唯一终点的意识形态之见。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资产阶级学者他们只是“‘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意识到冲突,因而也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决定这种冲突,也就是说他们以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观念和论据为自己赞成或反对在经济生活中推行的变革的态度辩解”^⑤。由此,“终结”在西方政治经济话语体系中是意有所指的,其矛头始终指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用德里达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新弥赛亚主义的末世学论调”,“是资产阶级借以压抑其他各种异质或对抗声音的一

①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②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页。

③朱新民:《西方后现代哲学:西方民主理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④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⑤亨利希·库诺著,袁志英译:《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60页。

种意识形态‘伎俩’”^①,反映了占话语主导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建立资本主义新秩序而密谋驱除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企图。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历史终结论”作为在意识形态形式中意识冲突、解决冲突的学说却在西方国家受到持续追捧了。与福山目的相似的学者需要一种理论来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民主的先天联盟,与福山立场相同的资产阶级政要需要一种理论来论证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在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终结”历史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福山个人的愿望,同时也是无数资本主义卫道士们的诉求。

“历史终结论”真的能终结历史吗?我们的问题不是历史终结点在哪里,问题在于:社会发展形态有没有终点?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的立场,决定了福山和资本主义卫道士们始终不敢正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极力将自由民主制美化成历史的终点。然而,偏见毕竟是偏见,掩饰毕竟是掩饰。以悬置资本主义矛盾、歪曲资本主义现实为前提的“历史终结论”并不能真的消除资本主义现实的危机、解决其内在的困境。在历史的现实面前,历史终结论的谬误逐步显现。

第一,普遍的、有方向性的历史将导向一个现实终点的历史终结论思维本身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首先,不能由历史的方向性推出历史定有一个闭合的终点。通常情况下,历史呈现出如此这般的结果,只有当人们从历史事件的结果回溯其起因、经过时,才具有必然性。福山从历史的过去和现在推导历史的未来,这种终点式预言只具有或然性。即使预言成真,也只能归咎于历史的偶然。其次,逻辑的终点不等于现实的终点。福山依据科耶夫的解读,将黑格尔逻辑意义上的历史终点转化为现实历史的终结,这种转换本身缺乏理论依据,时空历史中并不存在一个与逻辑体系相对应的现实终点。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历史发展各阶段对应精神的诸形态,呈现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但这种从低级向高级演绎的逻辑关系并不与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关系一一对应。逻辑上较高级的东西并不等同于时间上靠后的东西,断不能把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最后阶段

与时间历史中的最后终点相等同。最后,我们可以依据现实历史的发展状况将长远目标分期化,但不能将近期目标永恒化。福山的重大失误在于将人类的近期理想终极化,从而使人类一切宏大计划和远大抱负在资本主义永恒理念的持存中变得毫无希望、全无价值。但正如德里达指出,终极之物的终极性是无法理解的^②,这种超历史的终结结论并不具有现实性。

第二,即使有“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不会终结历史本身。福山所理解的历史终结,实际上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是说自由派历史主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旨在宣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物”——社会主义的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这一说法,就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并没有终结。21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的局面表明,福山所谓以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还远没有达到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暂时的辉煌,不能证明自由民主制度的完美无缺;某一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谷也并不意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崩溃。“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是极为复杂的意识形态传承,它们能更新自己、重塑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迹象表明这一进程穷尽了。”^③两种意识形态此消彼长,不是一方的胜利以另一方的崩溃告捷的一次性历史事件,而是在意识形态内部无限“循环发展”中彼此较量的过程。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终结也与所谓“哲学的终结”“元叙事的终结”一样并不能终结历史本身。整个历史不是事件的集合,而是全部过程的集合,这个总过程是不会有终点的。顺着福山的理路,摒弃从非此即彼的对立意识形态结构中理解历史,历史的发展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未来历史不会局限于纯粹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亦不会终结于单一的政治制度,而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日趋多元化的历程。

第三,历史的辩证发展否定了历史终结论。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历史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历史的未来随人的实践而具有无限可能。“毫无疑问,对于人的愿望来说,一个有限的终结

①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第3页。

②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③安德鲁·甘布尔著,胡晓进等译:《政治和命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是具有吸引力的”^①,历史的终极论与历史的目的论同出一辙,终极论是就现实而言,目的论是就未来而言,都有一个闭合的终点,终极论宣称了这个终点的到来,它似乎让人心安,又让人无所再求,一切按部就班就行。同时,这种错位的满足感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滋生出来的掌控历史欲望的一种反映,这种超历史的掌控欲望早已被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实证伪。

历史不是全部人类追求各自利益的意图、愿望和目的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断博弈后的一种均衡状态,它不会终止于任何思想家的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并不像福山所理解的那样,随人性的完满而终结,而是由各时期的具体境况赋予这个过程以特殊的目的和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

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历史的终点不是有限的个人能从过去和现实的经验中总结出来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它仍然是无限遥远的东西。它的内涵只有在人类发展前进中才能丰富,它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我们实践之后才能显现。实践没有停止,历史不会终结。

就历史发展的现实而言,历史发展是一个趋于多样化的历程。那种认为只在一个时代中持续前进的历史观念是对理性、民主、进步等启蒙思想的反映,已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明其虚假性。世界历史日益多样化的事实表明,历史无疑是多重的。除了有统一的历史,还有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历史,这种随人的实践而发展的历史本身,远比从统一历史中折射出某种抽象观念的历史更真实。正如终生以“如实地说明历史”为原则的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指出,“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③。我们则说历史在任何一代都不可能终结,它在一直发展,无数迹象表明,宣判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短视,人类存在的过程不会完结,历史也不可能完结。

On the Falsification of Fukuyama's "End of History"

ZHANG Jian-ming & MA Ji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Fukuyama's "End of History" has expos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in recent years. In theory, the liberal ideas conflicts with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s. There is a profou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eral democracies and capitalist system.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itself make it difficult to be the end of history. In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e, rather than going to a single destination. As the ideology of bourgeois scholars, the "End of History" has been falsified by the various development of reality.

Key words: Fukuyama; liberal democracy; The End of History; historical dialectic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③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